



海阔天空

在蒙元兴起以前，西藏地区，无论是在大体上统一的二百年土蕃王朝时期，还是在部落、小国林立的散乱状态下，都是在行政上外在于中原王朝的一个区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是中原王朝治下的国土或附庸，而是一个处于自发发展状态的自主民族地区。唐和土蕃的“甥舅亲谊”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睦邻友好状态，封赏贡纳也不具备与统属有关的任何实质性内容。自古以来，围绕着中原的周边地区，河套、西域、漠北、辽东、岭南，和中原鏖战了几千年，归属不定，昨天的天朝郡县可能是今天的异国他邦，反之亦然；而汉藏交界地区虽然也是战事频仍，长安都曾一度失陷，但边界却相对稳定。



在蒙元兴起以前，西藏地区，无论是在大体上统一的二百年土蕃王朝时期，还是在部落、小国林立的散乱状态下，都是在行政上外在于中原王朝的一个区域，就是说，这个地区不是中原王朝治下的国土或附庸，而是一个处于自发发展状态的自主民族地区。唐和土蕃的“甥舅亲谊”只是一种阶段性的睦邻友好状态，封赏贡纳也不具备与统属有关的任何实质性内容。自古以来，围绕着中原的周边地区，河套、西域、漠北、辽东、岭南，和中原鏖战了几千年，归属不定，昨天的天朝郡县可能是今天的异国他邦，反之亦然；而汉藏交界地区虽然也是战事频仍，长安都曾一度失陷，但边界却相对稳定。

崛起于十三世纪的蒙古人打破了这种局面。忽必烈把西藏划入了元帝国的版图。和成吉思汗的后代的大多数其他土地的获得方式不同，西藏是和平并入元帝国的，这里起主导作用的固然是当时的总体局势和双方决策者的个人意志，但藏传佛教在此时发挥了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潜性威力。在蒙藏随后的进一步接触中，藏传佛教对蒙古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直接效果是在近百年的元朝时期，蒙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融洽而互有制约的关系。蒙元对作为国家的一部分的西藏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西藏的当权者和元廷的关系是自治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关系。

明因袭了元的治藏政治模式，虽然在强度上不及元代。事实上，在整个明代，朝廷和西藏都一直忙于自己的事情，顾不上干别的。在西藏，各教派争斗不休，此消彼长。在中原，先是叔侄相杀；随后是和元余及瓦喇蒙古（厄拉特蒙古，西蒙古）缠斗，连皇帝（英宗）都

给掠了去；接着是倭寇从海上骚扰；最后是后金（清）犯边加上闯、献的农民造反。

西藏和清的关系开始于满清入主中原之前。在皇太极时代，明王朝风雨飘摇，接近灭亡，五世达赖审时度势，及时遣使到东北示好。顺治时，同一达赖亲自赴京晋见皇帝。乾隆时，中央派驻拉萨的办事大臣开始具有和达赖、班禪相当的政治地位。事实上，正是在清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西藏才能在西蒙古的强大势力面前站住脚，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势力才在西藏独掌大权。另一方面，清廷也得益于黄教对蒙古的宗教吸引力而最终达成蒙古的完整内附。清廷对西藏施行了比元、明有效得多的统治。

列强到来之前，中国有许多附庸和领土外延，包括西藏、蒙古、朝鲜、琉球、越南、哈萨克三帐汗国、吉尔吉斯诸部落、乌拉尔山以东的大部分土地。当然，各地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西藏是政教合一，有统一的领袖，内政自理。蒙古是王公分列，归办事大臣节制，其中对外蒙管制略疏松。朝鲜、琉球、越南有其各自国王，内政自理。中亚诸游牧部落本身结构松散，但象征性进贡纳赏，内向之意昭然。而乌拉尔山以东不论何部，都是蒙古或通古斯（满）血统，都信仰萨满教，都向中央政府朝贡，其中的东部沿海一带（包括库页岛）更是中央直辖的土地，有将军和副都统的建制。

列强来了。俄国吞并了中亚、西伯利亚。日本夺走了琉球、朝鲜。英国蚕食了西姆拉、部分藏南、不丹、锡金等西藏领土或附庸。俄、英瓜分了帕米尔高原。法国占领了越南。有没有谁想图谋西藏呢？可以说当时没有列强急于占据西藏，但俄、英一直都想控制它，把它作为一个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安全的缓冲区，这是历时



一个多世纪的英俄大博弈 (The Great Game) 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列强来了的时候，西藏当局感觉到固有的文明受到威胁，就采取了封闭政策，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宗教人士、旅行家、商人，全部禁止入内。天主教传教士的教堂最多只能建在康区。探险家英国人荣赫鹏、瑞典人赫定、法国人邦瓦洛特都想进入拉萨，但全未成功，他们对各自被拦截和递解出境的待遇都有详细记载。

英国人不能容忍一个拒绝做生意的邻居。于是，就有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入侵行为和一些小规模的摩擦。而当西藏受到外敌侵犯的时候，自顾不暇的清政府基本上是不施援手。1904年，英印侵略军进入拉萨，签定不平等条约；十三世达赖则逃亡外蒙，有意向俄国靠拢。清政府对英人的入侵无所作为，对达赖以擅离职守责罚。

十三世达赖和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原因还有西藏外围的土地纠纷等问题。举例来说，清廷在一次平定当地土司叛乱后将一片金沙江江东土地赏给平叛有功的西藏。在清廷，可能觉得都是中国土地，属川属藏都无妨。但清末四川地方军阀搞改土归流，受到藏方的强烈抵制。事实上，今天在境外从事藏独或类似活动的人士，强调大西藏的概念，即，现属于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藏人较多的地区都应该置于西藏的行政管理之下。事实上，大西藏是存在的，而且在血统上、文化上、地理上都很一致，那就是整个青藏高原。但是，大西藏的边缘是模糊的，很久以前就是模糊的，这是民族、文化自然融合的效果。另外，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相当于大西藏地区的行政上的统一。

清政权被推翻后，西藏当局立即驱逐了办事大臣，达赖也开始谈论西藏独立问题，宣称一直以来藏汉之间为僧俗关系，或者是檀越和受主的关系。这些，从达赖回大总统袁世凯的电报中可见端倪。但是，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达赖政权从未对外正式宣布独立，并一直和民国政府保持联系，包括派驻代表、参加议会，以及接受批准等。但在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后来又有美国）对西藏的干涉逐渐升级。英国虽然勉强承认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宗主地位，但努力的目标是促使西藏实质性的独立。一个典型的事例：在十四世达赖的坐床仪式上，英代表要求国民政府的代表和他本人享受同等待遇，以期被视为一样的外国使节。当后者极力争取到较高规格的待遇（与达赖平起平坐）时，英代表以缺席抗议之。

二战后的国共内战期间，西藏当局开始在国际上（主要是美、英、印之间）有所动作。但是，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公开承认支持西藏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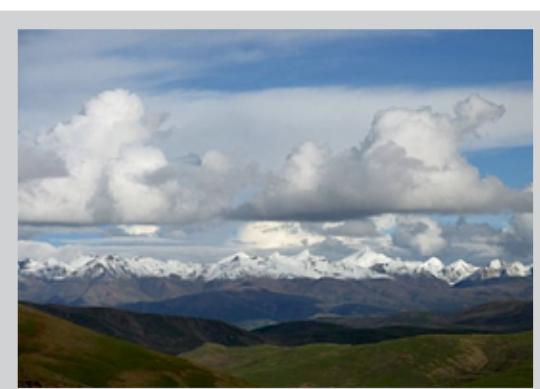
1949年，国民政府败局已定，西藏当局不失时机地驱逐了政府驻藏机构和其他在藏汉人，同时也拒绝解放军进藏，采取了西藏独立的实际步骤。国民政府表达不能接受的态度，但因旋即退守海岛而毫无作为。

中共的态度非常明确：西藏是中国领土，绝对不许独立。1950年，解放军从新疆、青海、四川、云南多

路进藏。西藏当局武装抗拒，但主力被迅速歼灭。首当其冲的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损兵折将后审时度势，很快就命令所属各县投降。解放军在没有遇到强烈抵抗后进入西藏。1951年，达赖喇嘛亲政，命阿沛率团进京谈判。以后，西藏就有了党委会和军区。在行政方面，首脑的顺序是十四世达赖、十世班禅、中央政府代表、阿沛。中央保证，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不在西藏实行全面改革，西藏维持原有制度。

这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暗中大力强化协助西藏的反抗力量。他们在美国境内克罗拉多一个秘密地点先后培训流外藏人一千多，空投或以其他途径送返西藏从事破坏活动。他们在尼泊尔建立基地，不间断地资助返藏人员经费和武器。返藏的人员建立游击队，袭击进藏的车队和驻藏机关。解放军则进行清剿和攻击，捣毁据点。此等情事，一直以来时有发生。美国的援助活动则一直持续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解。

中共保证不在西藏实行全面改革，但在康区和安多却照行不误。1956年，武装叛乱事件在西藏外围地区发生，参与者除藏族外还有大小凉山的彝族等少数民族，是由利益受到损害的农奴主和奴隶主组织的。叛乱在1957年登峰造极，但也迅速受到严厉镇压。2007年我在康区旅行，还能看到了许多当年变乱的遗迹，包括在中甸烈士陵园的大量坟墓。当地耆老告诉我，这里埋的只是一部分遇难解放军和土改工作人员的遗体，还有一些人战死或被谋杀在深山老林，只能简单地掩埋在山洞或者不得不就地遗弃。



阿里荒原的风光—悠云摄



日喀则的寺庙—斯文·赫定绘



康区和安多藏人叛乱失败后，大批流入西藏，并终于在1959年在西藏境内引出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这实际上是以卵击石，一旦军队正面交锋，胜负立见分晓。达赖出走，得到印度政府的庇护，在小镇达兰萨拉（Dharamsala）建立了流亡政府。

整个叛乱事件平息之后，以前并没有打算立即进行的全面改革顺势开始，三大领主的土地和财产被分给平民和农奴，对其中没有参加叛乱者的土地和财产则采用某种购买方式。

1965年，改革终于完成，雪域高原上的农奴制度硬是被打破，全藏各地建立了一如内地的人民公社，自治区政府宣告成立，原贵族官员阿沛·阿旺晋美任首届行政首脑，称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西藏正式成为新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

然而，时隔仅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造反派以破四旧为由展开了破坏活动。文革殃及中国所有的民族。在信仰至上、到处是寺庙、人群自为一族自居一隅的西藏，文革则具有更大的破坏力，造成了许多不可修

复的民族文明毁损和难以愈合的民族心理创伤。

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革结束，中国的秩序逐渐恢复，西藏也相对稳定了一个时期。但是，从1987年到1989年，主要由于达赖的流亡政府在国外的频繁活动和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藏独之火复燃，拉萨频繁出现排汉暴力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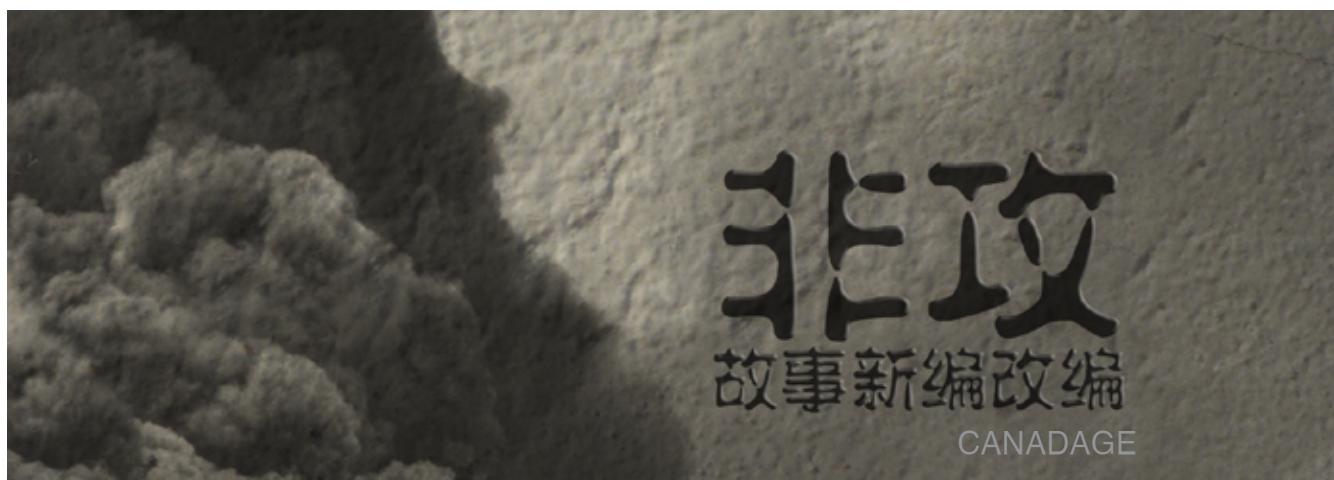
十世班禪在文革前就因为对西藏政策的态度问题而遭受冷落。文革中，已过世的诸班禪遗体则遭到造反派严重的亵渎和破坏。1989年，已恢复了政治待遇的十世班禪从北京回到西藏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主持前世班禪的灵塔修复工程落成仪式，礼成之后竟一逝长眠，也算是落叶归根。

十世班禪圆寂后，札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组织灵童寻访小组，以传统仪轨寻访出班禪的转世灵童的候选人。1995年，抽签确定（金瓶掣签）灵童、坐床、册封，一如清廷起用、民国沿用者，由中央政府派员参与。另一方面，在境外的达赖则根据札什伦布寺的主持提供的候选人名单率先另指定一名班禪转世灵童。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的达赖提出中间路线，不主张暴力，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他的另外一些主张，包括政教合一的自治和扩大地界等要求，仍然无法为中国政府所接受。与此同时，境外的藏独势力一直非常活跃，他们明确提出以西藏完全独立为目标，并策动骚乱。2008年是由中国首次承办奥运会的年份。3月，藏区数处发生有组织的动乱。3月14日，拉萨发生严重打砸抢烧暴力事件。

另一方面，现在的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较宽松的政策，优待藏区人民，支持藏区宗教事业的恢复，尤其致力于发展藏区经济；对于旷日持久没有实质性结果的谈判，似乎兴趣已经不大。





(一)

唐外长来找墨子，已经好几回了，总是不在家，见不着。大约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罢，这才恰巧在门口遇见，因为唐外长刚一到，墨子也适值回家来。他们一同走进屋子里。

唐外长先要了一瓶农夫山泉，服了（最近人民才送的）两粒钙片，和气地问道：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请先生到美国出差吧。伊拉克的事情……”

“核心不是去年十月才跟布什协商过么？”墨子说。

“唉唉，当时核心是亲自说的英语；布什那弱智儿又惦着去自家牧场的池塘钓鱼，所以等于什么都没有弄明白……”

“不仅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咱们也要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可敬，可敬！”墨子说着，站了起来，匆匆的跑到厕所去了，一面说：“早上洗衣粉炸的油条吃多了，老跑肚，真不好意思。”

他如厕后，又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着园角上叫了起来道：

“阿廉！你怎么回来了？”

阿廉也已经看见，正在跑过来，一到面前，就规规矩矩的站定，垂着手，叫一声“先生”，于是略有些气愤似的接着说：

“我不干了。他们言行不一致。说定今年给我们公务员加薪的，却又说这次要先扶贫了。我只得走了。”

“现在经济不好，海龟土鳖乱窜，你果真舍得这个职位？”

“也不一定。”阿廉软了下来。

“那么，就并非因为他们言行不一致，倒是因为这吃皇粮的还是肥缺呀！”

墨子一面说，一面又跑进厨房里，叫道：

“耕柱子！给我和起玉米粉来！”

耕柱子恰恰从堂屋里走到，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他问。

“对咧。”墨子说。“老唐走了罢？”

“走了，”耕柱子笑道。“老唐没脾气，还跟我聊了半天社会见闻。说现在新人类流行无爱情做爱，颇似我们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

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美国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点起枯枝来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说道：“美国佬总是倚仗着自己国力强大，兴风作浪的。去年打了阿富汗还不够，这回又要推翻萨达姆。伊拉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

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气。

“先生的护照怎么办呢？”耕柱子在后面叫喊道。

“据说手续简化了，凭身分证就可以到公安局领了。”墨子答着，只是走。

(二)

墨子想先去伊拉克看看。走进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要买双新鞋穿，只买得着一种厚底的钛合金防地雷靴，靴帮子上镌着戴安娜的头像。他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十年兵灾和禁运的痕迹，却到处存留。走了三天，盐渍藜菜干已经吃光，只有吃些窝窝头、就着当地特产蜜枣充饥，就这样的到了都城。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多处添了新的巨幅领袖像；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有人正在淘掘，但见有穿着毛兰色制服的人，夹着手提计算机进进出出。

“大约是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墨子想。细看



那些人，却也有自己的同胞在里面。

他决计穿城而过，于是走近北关，顺着中央的一条街，一径向南走。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药店铺都贴着涨价的条子，然而买主并不见少，还排着长队。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这模样了，还要来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也没有什么异样。美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早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几百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手持步枪，向空中开火，大叫道：

“步枪、手榴弹、火箭筒、面包、饮水，外加真主的保佑，伊拉克人将在地面上无往不胜，虽然美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是我们将在地面战遭遇战中有效教训侵略者。我本人绝对不会离开祖国流亡海外，我要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迎接战争，我们已经对民众发放了三个月的口粮，我们将于近日继续发放粮食。伊拉克不是阿富汗，美国休想在这里占到什么便宜”

墨子知道，这是萨达姆的声音。

然而他并不挤进去招呼他，谁知道这又是哪个替身来讲演了。英国佬研究了几千英尺电视录像，总结出伊拉克有七个伟大领袖，其中只有萨达姆太太晚上愿意同房的哪个才是真的。所以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千方百计

计想闯到巴格达的寝宫看看，萨达姆坚决谢绝。

墨子匆匆地出了南关，只赶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包袱里还有窝窝和蜜枣，来当午餐。想想神州有十二人，一顿全席吃了三十六万元，怪不得黄宏那斯早几年就说过“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了。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推着很重的小车，向这边走过来。到得临近，那人就歇下车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声“先生”，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喘着气。

“这是沙包么？”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原来在深圳某大公司高就的。便问。

“是的，防空对地导弹的。”

“别国的援助怎么样？”

“也已经去募集了，不过难得很，还是讲空话的多。萨达姆得罪邻居太多。大家看笑话，都忙着巴结美国，说可以用他们的基地来倒萨。”

“布利克斯呢？”

“他可是很忙。说将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于本周四向安理会通报对伊武器报告的“第二份评估意见”，同时可能要求会增加在伊拉克境内的武器核查人员数量。他们很难找到什么“决定性”的证据。不过现在又说俄克拉荷马的大楼是伊拉克炸的了。先生是到美国去找布什的罢？”

“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点点头，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会，便推着小车，吱吱嘎嘎的进城去了。





(三)

美国的纽约可是街道宽阔，房屋也整齐，大店铺沃尔玛里陈列着许多好东西，大都是中国制造。走路的人，虽然身体肥硕一些，却都活泼精悍，衣服也很干净。墨子在这里一比，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

再向前走去是一大块工地，几辆挖土机还在高高低昂着头，几位工作人员带着头盔在废墟上走来走去。墨子问门卫：

“这是Ground Zero吗？”

“这就是！”

墨子的心一下子被十二月的凉风吹透。那曾经高耸入云，雄伟挺拔的世界贸易大厦，那曾经是曼哈顿的骄傲，纽约城的骄傲，美国的骄傲，世界的骄傲的世界贸易大厦，就剩下挤在一些不那么高也不那么低的楼群中好像只有巴掌大小的地方，而且是一片废墟。走在教堂路上，才能真正感受到世贸双塔和它们悲惨命运的影子。靠近双塔废墟的一边，陈列着世贸大厦的历史和九一一的一些材料，包括九一一英雄们的名单。教堂路的另一边的铁栏杆上挂满了纪念物品，多是T恤衫和旗子，远远看去玲琅满目。墨子便找着一个好像土人的老头子，打听安南的寓所，可惜言语不通，缠不明白，正在手心上写字给他看，只听得轰的一声，大家都唱了起来，原来是美国有名的艺术家、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在号召“不要以我们的名义”打外国的老百姓，所以引得全国中许多人，同声应和了。不一会，连那老人也在嘴里发出哼哼声，墨子知道他决不会再来看他手心上的字，便只写了半个“安”字，拔步再往远处跑。

“那位非洲好好先生么？”店主是一个黄脸黑须的胖子，前些年从福建偷渡来的，果然很知道。“并不远。你回转去，顺河走过去，从右手第二条小道上朝东向南，再往北转角，第三家就是他。”

墨子在手心上写着字，请他看了有无听错之后，这才牢牢的记在心里，谢过主人，迈开大步，径奔他所指出的处所。果然也不错的：第三家的大门上，钉着一块雕镂极工的楠木牌，上刻六个大篆道：“联合国秘书长公寓”。

墨子按门铃，当当的敲了几下，不料开门出来的却是一个横眉怒目的门卫。他一看见，便大声的喝道：

“先生不见客！这些日子来告帮的太多了！”

墨子刚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关了门，再敲时，就什么声息也没有。然而这目光的一射，却使那门卫安静不下来，他总觉得有些不舒服，只得进去禀他的主人。安南正捏着放大镜，在读世界艾滋病的最新蔓延形势报告。

“先生，又有一个人来告帮了，这人可是有些古怪”门丁轻轻的说。

“他姓什么？”

“那可还没有问”门丁惶恐着。

“什么样子的？”

“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

“阿呀！那一定是墨翟了！”

安南吃了一惊，大叫起来，放下手中东西，跑到阶下去。门丁也吃了一惊，赶紧跑在他前面，开了门。墨子和安南，便在院子里见了面。

“果然是你。”安南高兴的说，一面让他进到堂屋去。

“你一向好么？还是忙？”

“是的。总是这样”

“可是先生这么远来，有什么见教呢？”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沉静的说。“想托你去制裁他”

安南不高兴了。

“我送你十块钱！”墨子又接着说。

这一句话，主人可真是忍不住发怒了；他沉了脸，冷冷的回答道：

“我是不为金钱所动的！”

“那好极了！”墨子很感动的直起身来，拜了两拜，又很沉静的说道：“可是布什说要去攻伊，说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要查，人家叫你查了，又没有查出什么证据，还是要打。伊拉克人民有什么罪过呢？联合国还有什么用处呢？”

“那是”，安南想着，“先生说得很对的。不过美国补交了很多积欠的会费。再说联合国也是住在人家的土地上。”

“那么，不可以迁到我们那里去么？我们在大会堂西边盖了个大鸡蛋，是法国人设计的，很圆，很符合联合国宗旨。再说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快有三千亿了，可以多缴些会费的”

“这可不成，”安南怅怅的说。“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那么，待我去见布什就是了。”

“好的。不过时候不早了，还是吃了饭去罢。”

然而墨子不肯听，欠着身子，总想站起来，他是向来坐不住的。安南知道拗不过，便答应立刻派车去华盛顿见布什；一面到自己的房里，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来，诚恳的说道：

“不过这要请先生换一下。大陆现在不是什么都讲阔绰奢华了吗？美国也是以貌取人的地界。”

“可以可以，”墨子也诚恳的说。“我其实也并非爱穿破衣服的，只因为实在下岗多时，囊中羞涩呀。”

安南不解地摇摇头。他听说过，这十三年那边经济始终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度猛涨，好多新移民都是拍出大把的现钞买名车豪宅，怎么还会有象墨翟这般的穷人呢。

(四)

在白宫边门接待墨子的是一个漂亮黑色女人叫赖斯。据网络上说，她比白人优秀四倍，才升到这个位置。

“总统现在有事不能见客，有事跟我说吧。”

墨子看见来接待的不是总统，便不肯下车。赖斯也



不示弱，双方死死的相互盯着。历八分钟之久，甩下一句话，转身就要走。

“你丫挺的，爱谈不谈，你以为你是谁呀！”

赖斯跟大多数美国人民一样，对中国不甚了了。从尼克松那儿知道了中国人喝茅台酒，从老布什那儿知道了中国人骑自行车，从克林顿那儿知道桂林的山峰真是圆顶的，…至于外交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教了她一个中国流行话，“我是流氓我怕谁？”说很管用。几年来先后几任总统，查货轮，炸使馆，撞飞机，都占了上风。

墨子无奈，只好跟着赖斯走到地下室，穿着太短的衣裳，高脚鹭鸶似的，从从容容的开口道：

“现在有一个人，不要轿车，却想偷邻家的破车子；不要锦绣，却想偷邻家的短毡袄；不要米肉，却想偷邻家的糠屑饭：这是怎样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赖斯率直的说。

“美国富甲天下”墨子道，“伊拉克只有石油换药品的手段。这就像轿车的和破车子；美国核弹七千，伊拉克依然是传统步枪、机关枪和火箭筒。这就像米肉的和糠屑饭；美国…，所以据我看来，美国攻伊拉克，和这是同类的。”

“确也不错！”赖斯点头说。“不过已经开始中期选举了，要拉选票，总得去攻的了。”

“不过成败也还是说不一定的。”墨子道。“十年前，现任总统的爹打完海湾战争，不也照样输给民主党了？”

墨子与赖斯交谈的时候，布什正在椭圆办公室里和幕僚们看电影。布什是一位爱好新奇的王。手下刚找来中国最新电影《英雄》的盗版碟，说是张艺谋要进军奥斯卡的。

陈道明：“我终于悟到了，原来杀戮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平””！

布什觉得有些费解。年轻时吸过几次大麻，后来又酗酒，伤了脑子，所以至今不愿意多想伤脑筋的事。“我已经派了四

艘航空母舰，现在到底打也不打？”阁僚们也莫明其妙，只好重复刚学来的台词

“大王，杀不杀？大王，杀不杀？”

布什扫兴，拿起热线电话，要问张艺谋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还是我们一边？”一名博学的阁僚忙说，“中国和加拿大一样，刚刚实行二十四小时计时制，时差很难计算。莫如明天托好莱坞的人去调查罢。”

白宫办主任匆匆召集保镖，根据电影的启发，为防恐怖分子潜入白宫，着把椭圆办公室里的所有窗帘帷幕都卸去了。从外边可以看见激光蜡烛装饰的圣诞树，格外明丽。还能预警“杀气”。

(五)

墨子原想即刻回家的，但因为应该换还安南借他的衣裳，就只好再到他的寓里去。主客都很觉得肚子饿，主人自然坚留他吃夜饭，还劝他宿一宵。

“走是总得今天就走的，要是这家航空公司一会儿又破产了，我上哪儿退机票去？”墨子说。“明年再来，拿我的书来请布什看一看。”

当主客谈笑之间，夜餐也摆好了，无非是麦当劳、肯德鸡的一些快餐。墨子害怕疯牛病，O-157什么的，只喝了一点矿泉水。安南独自喝着可乐，看见客人不大动刀叉，过意不去，只好再从唐人街叫了一盒外卖。

“请呀请呀！”他指着烤鸭和大饼，恳切的说，“你尝尝，这还不坏。至少不必担心是注了水的。”

墨子看着他的眼睛，诚恳的说，“真是打扰了你大半天。我们明年再见罢。”

墨子说着，便取了小包裹，向主人告辞；安南知道他是留不住的，只得放他走。送他出了大门之后，回进屋里来，想了一想，便将艾滋病的资料放到一边去了。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了，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机场，就被搜检了两回。说是行李也要全部打开检查，

把那柄破铜刀给没收了。临近家门，又遇到万把学生上街堵塞交通，要求惩治肇事司机，只得绕道南关外，又遭着大雨，想到一家豪华娱乐城里避避雨，被两个保安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丹顶鹤

欣赏大自然

三谷

今天世界上共有15种鹤，丹顶鹤是其中之一。丹顶鹤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自不必说了，它在中国国鸟的评选中遥遥领先。

《诗经》里有“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丹顶鹤的鸣叫音律变化多，深沉悠扬，穿透力强，给人以置身于仙境的感觉。

丹顶鹤在自然界的生存状态很不乐观。目前世界总数只有约2500只。其中纯野生状态只有800余只（中国、蒙古、朝鲜、西伯利亚），半野生状态800余只

（都在日本北海道，由日本政府投食从十几只繁衍到今天的状态），人工养殖800余只（一半在扎龙）。

野生丹顶鹤是候鸟，中国的盘锦是它们繁殖地南限，黄河口是它们越冬地北限（约70余只）。

贴几张最近拍的在黄河口越冬的野生丹顶鹤。



大雾中的丹顶鹤



大雾中的丹顶鹤



在芦苇荡里飞翔的丹顶鹤一家



丹顶鹤觅食



歌声留下的记忆

滨 滨



I shot an arrow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For so swiftly it flew, the sight
Could not follow it in its flight.

I breathed a song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earth, I knew not where;
For, who has sight so keen and strong
That it can follow the flight of song?

Long, long afterward, in an oak
I found the arrow, still unbroke;
And the song, from beginning to end,
I found again in the heart of a friend.
—By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本人时不时的爱唱个歌，特别是来自草原的歌曲。天性使然，这本没什么可说的。

可是我没想到，我不经意唱的一首歌，却能成了我和朋友之间的一个永恒的记忆。

话说，刚来美国时的那段日子真是清苦寂寞。那时学校里的中国人也有一二百人，但平时来往并不多。从小到大，虽然生活清贫，但却没有经历过太大的压力。在国内没下过乡，可来到这异国他乡后，这洋插队的滋味却真是难以品尝。无聊的时候也会自己哼唱一段，借此打发心中的困惑。那时本人是在美国中部的一所学校念书。有一天晚上，做课题做到半夜。看看办公室里已经空无一人，外面的走廊里也静悄悄的。顿时一股莫名的寂寞惆怅，外加思乡之情涌上心头。当时我靠着椅背，头望着天花板，扯着嗓子引吭高歌了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一曲唱毕，四下观望一番，走廊里依旧是静悄悄没有一丝声音。“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我想，我刚才那段歌声，只能随着空气消散，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吧。

大约是半年多以后，在一次中国学生组织活动的场合，我和一位平时经常见面但又从来没打过招呼的小伙子聊了起来。不想我们俩越聊越近乎，原来我们俩同岁，同年上大学，家都在大连，祖籍都是湖南人。。。当然我们也自报了各自是哪个系什么专业的。原来他是隔壁核工程系的，而且我们俩的办公室仅隔一道墙。

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紧盯着我，指着我的鼻子问到：“那天晚上唱歌的是不是

你？”当下问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唱歌的？唱什么歌？”我问他。

“肯定是你！对，就是你。那天晚上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的是不是你？”这小子激动地说。于是，他把那天晚上，他正在办公室里作作业，忽然夜半歌声从隔壁传来的那段经历说了一遍。他说当时就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的感觉，激动之余差点没冲过来一起合唱。可惜中国人的含蓄，使他静静的坐在那里，一声没吭。。。我这才又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说没想到隔壁有耳啊，他说你小子唱得不错啊。当时我们二人抚掌大笑。

后来我们成了铁哥们。我们一起吃吃喝喝、一起看世界杯足球、一起去马克吐温的故乡探访。毕业分手十几年了，我们每年都要通几次电话，互相通报各自的近况。甚至我们两家在大连的父母也常常来往，成了朋友。95年，当我的女儿降生后，他还带着来他那探亲的父母，驱车几百英里看过我们。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2月6号，这个星期三的早上，是中国的大年夜。那天我刚刚踏进办公室里还没坐稳，电话铃就响了。一看电话机显示的号码我就知道是他。拿起电话，只听他说：“喂！听到歌声了吗？”我于是仔细听，电话的背景里传来的正是春节联欢晚会上，德德玛正在唱那首著名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那边接着说到：“兄弟！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你来了。。。没事了，新年快乐！忙你的去吧。”

放下电话，我心情好一阵不能平静—这么多年了，我这兄弟还记得那个晚上，那支神奇的夜半歌声。我想那绝对不是因为我唱得有多好，（他倒是说了，唱得相~~~当凑合：）而是因为那个特定的时间背景给他带来的惊奇。那时的我们，负笈海外，举目无亲，还要承受着学业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即使心理承受能力强，但内心的那份失落和孤独，又岂是局外人所能理解？也许，那天晚上的他，正好是一道题作不出来，或是为下学期的学费无着落而犯愁，或是正在思念远方的亲人。这时，一阵熟悉的歌声从天而降，那份不期的喜悦，怎能不让他感到格外的兴奋？

今天，我把第一次在网上唱的【达古拉】传给了我的这个兄弟。我是用了心唱这首歌的。不满意的地方我会重新录制。不像那个晚上的我，几乎是一只冬天北方草原上孤独的狼在肆意嚎叫。这次的录音加了伴奏，录制完毕还经过软件的处理。而那个晚上我只能是干嚎，没有任何修饰。可是我也知道，不管我这次唱的多么用心，也不管我的哥们怎么回信赞美，十年后二十年后，他所能记得的，只能是那天晚上，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的办公室里，那悠悠传来的夜半歌声。。。

朋友，唱个歌吧！它不仅能把你的烦恼驱散，也能把你的喜悦传染给周围的人。也许，在不经意间，一颗孤独的心会被你的歌声所温暖，一张忧郁的脸会由于你的歌声而闪亮呢！